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十二金钱票

(上册)

白羽◎著

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
白羽著
十二金錢票
中國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十二金钱镖

白羽◎著

(上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金钱镖：全3册 / 白羽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63 - 9

I. ①十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558 号

整 理：周清霖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81 字数：1166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78.00 元 (上中下)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奁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逃难到

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入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歿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苛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

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嫂另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猻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死后，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货，每辆每

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期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赠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辞职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了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数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而

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就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（注：天津市社会局）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（注：晚上）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另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多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票，

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(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)

自序

初版自序

白羽，懦夫之号也；白羽用此自名，何居？羽之言曰：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；辞赋尚尔，况丛残小语？叙游侠以传奇，托体愈卑；杂俚谚以谐俗，等之平话。柳麻子有作，方且笑人！舌剑笔锋，纷纭纸上；日试千言，不值一粟。积月成编，重祸铅槩；自忘其丑，益征无赖。将非懦夫，谁肯为之？

羽曰：噫，吾亦有不获已者！生不逢辰，少遭家难；橐笔浪迹，一事无成。际时变，撙羸疾；无能充隐，臣朔苦饥。操觚涂鸦，苟延旦夕。稗官无异于伶官，鬻文何殊乎鬻笑！哀乐中年，意趣阑珊；兴来挥毫，他人能之，羽之厌弹此调久矣！不贤识小，再为冯妇；书成自记，掷笔喟然！

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十二月（沦陷沽上时）白羽记

三版自序

昔逢时变，抱病闲居；创小学以宅心，鬻小说以糊口。作为金钱鏢一书，二十七年二月始刊报端，十一月首卷授梓。自以武侠故事逃避现实，苟投俗好，未敢标新，恐读者之不饜也。书成复阅，俗气逼人。卷二改弦，试杂文语；顾武夫掉文，又于描摹口吻不似。迄柳叶青仗剑而出，笔墨始纵；克以己之笔，曲写己文；格律声色亦稍定准。今设事行文，一以写实之法为之；体会物情，不尚炫奇；撰辞比句，自加断制。而文章得

失，难逃倒车之讥；新瓶旧酒，恐贻知音之笑！乃读者嗜痴，时询新作，平津刊物亦争索稿；劫后文坛落寞，坐令覆瓿之物层出不已，钱鏖四部稿行销数十万卷，固始料所不及也！

金钱鏖全书今悉叠版，辄就初稿，遍加点窜，务为整洁。首卷颇有滥词，酌予刊落。嗟夫！章回旧体实羞创作，传奇故事终坠下乘；成书五十卷，疗贫得计，灾梨为惭！

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四月二十五日日记

沪版自序

忆胜利初临，八年蛰伏，一旦螭伸，志效铅刀，一展袜线，“小说这行子”矢不更为。既入M报，遇所谓地下同志，侧目视人，若疑人人皆为“奸”。便有再度沦陷之感，人或邀稿，将复诺焉。老友云心贻书见呵：“钱鏖犹掷，不胜遗憾！”旋主笔S报，遇所谓飞来同志，瞠目对人，殆藐夫夫为“必伪”。用是掉首还家，重寻旧砚。云心老友仍以书来：“今日讲武，亦是正办。”悲哉斯言，时隔半载耳。

钱鏖四部稿，沪版授刊，当题新序：拈笔默念生平，时被饥驱，强为所不欲为，至今不免。少耽文史，心向创作，尝献书宗匠，空怀立雪，未登龙门。既遭盗劫毁家，废学丐食，私志遂抛。一落尘网，青泉白眼，怏怏不自聊赖；辄用佣余，钻研故纸堆中，非云学问，所以悒忧。治文法修辞，究造言之本，遍读群经诸子，《尔雅》《说文》；由是进探甲金文字、历史语言之学。积稿盈数篋，札记册子亦数十本，恋恋怅怅，空尔相对，迄不获一董理以问世。而年光若流，催人益老，冯妇攘臂，故吾依然。望萁豆之自煎，连天烽火；悲硕鼠之跳踉，肉腐朱门。至于传叙侠刺，盗言孔甘；话说梁山，我知我罪！金圣叹曰：“小不足悔”，生平以为大戚。呜呼，梦寻蜗角，何日出头？呕心刻楮，终于扼腕！唯人生必须啖饭，诚可叹恨也！

时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十月二十五日，北杏
宫竹心（白羽）记于天津河北二经路二贤里寓庐

题 词

一纸著成换羊书

一事无成意已枯，倚窗聊著换羊书；雕虫小技徒贻笑，掷笔长吟不丈夫。

吹剑传奇托体卑，千言日试果何为？饭箩若使余残粒，且向箕山望水湄。

俞剑平夫妇偕隐

十二金钱俞剑平，当年仗剑扬镖客江宁，武林争雄；有贤内助，业就名成。今老矣，岁逢暗九，浩然退志萌；云台山麓，小隐侠踪。课徒传剑术，图留身后名。

铁牌手借镖旗

盗氛起江南，商旅裹足不敢前。海州镖客铁牌手，奉檄护盐，叹行路难。身到云台山，“愿借十二金钱镖旗，助我护盐。”俞武师“心非所愿，谊不能辞”；遣爱徒，代展镖旗，重上征途。

黑鹰斗三雄

看钱镖、铁牌、双双镖旗，飞扬长空！盐课二十万，起海州，押赴江

宁。乃湖畔扬镖，落照鸣镝，铁掌黑鹰苦斗三雄。盗聚如蜂，血溅堤红，范公堤上竟蹭蹬。

飞豹子劫镖留柬

劫镖者，何人也？怀二十余年旧怨，又妒时名；飞豹子奋起辽东，身到江城。纠众劫镖非为财，烟管敲败双铁牌；“廿万盐镖姑存我处，金钱镖旗也暂留。尔俞剑平有胆者，可来相见。恼当年师门相待不公，而今，掌下别雌雄！”

黑沙掌送子投师

黑沙掌陆锦标，昔日绿林之豪。中岁续娶，爱玩艳妻，折节洗手。有子小陆，克绍箕裘；莫道贼腔不改，亦偷亦盗，斯之谓肖。闺中人怒，训子辱夫，英雄面，每印纤手爪，可笑亦可恼。登门送子投名师，非为习绝技，避家难耳。不堪娘子骂贼种，难父难子绳耳逃。

粉夜叉逞雌威

失盐镖，访盐镖，老龙河口走一遭。沈楚二镖头，登门拜山酋；片言竟失和，副贼施阴谋。赤面虎，桓桓其武。粉夜叉，善运飞抓，长杆舞龙蛇，柳眉一挑怒喊杀。打不过，走不脱；若非十二金钱劫质突重围，二镖客不得回。

乔九烟犯险迹盗

乔茂，鸡鸣狗盗；胆小如鼠，畏贼如虎。念旧恩，负伤贾勇，犯险缉贼踪；无能之人建奇功。走荒村，闻马嘶，喜得一线明，便当回程。何意贪功，堕贼彀中。幸恃三寸锈钉，脱出囚笼。

女侠柳研青择婿

铁莲子，柳兆鸿；有爱女，柳叶青。弹剑游侠，名震江东。者个英雄，标梅年纪，独处无郎；薄游燕蓟，为择东床。巧遇玉幡杆，翩翩少年，气宇潇洒不凡；结成恩爱缘。迫婚期，角技起波澜，闺谗惹猜疑；玉郎一怒逃婚经年，不得团圆。

玉幡杆救人坠情网

李映霞，玉无瑕；覆巢燕，恶魔陷。玉幡杆仗义援手，意外惹情缠。堪怜彼美，情意拳拳。更可怜女侠，一片幽怨，经年相思，千里寻婿，为赔情乞爱，不惜屈膝藁砧前。哪料破窗一探，夫也不良，别恋新欢！

一尘误中毒蒺藜

一尘道长，狮林观主，三十六路天罡剑法独创；挟利剑，莹莹吐寒光，威镇南荒。客途遇仇家，计设乔采花；一颗毒蒺藜，断送英雄昂藏七尺躯。空有壮士弹拒群贼，扶伤救死；奈毒发药误，一声长吁，慷慨书遗嘱，赍恨千古！

白雁疑夺寒光剑

千里践诺玉幡杆，驰赴青苔关。“尊师遇仇仙逝矣！”白雁闻耗怒冲冠，挥泪斫案角，矢不与贼共戴天。拜遗囑，滋疑窦，赠金强把宝剑扣。含愤鼓掌赌盗剑，杨华夜探三清观。居然得手，欣然疾走。方将持归骄妻子，载欣载奔数百里，客窗拔剑重审视。噫，青光忽转白灼灼，不知何时被抵盗，中圈套！

胡萧二友赴援责叛徒

胡跛，遭际坎坷，蹶骥足难展千里步，宁非运数？萧守备意气发舒，同门师友见荣枯。慷慨同赴难，刀堪豹子责叛徒。方知跛胡是丈夫。

红胡子重圆破镜

红胡子薛兆，提起当年真堪笑！为救良朋，大伤伉俪情。重圆破镜，来到还家，悄悄夜采花。师母一把抓，皮破血流满脸花，把门徒笑杀。

雄娘子辣手惩淫

雄娘子凌云燕，遭家难，髻龄被掠马解班；蓄秀发，双行缠，贴地踏金莲。男儿俏把女郎扮，走索舞剑人争艳。恶师潜存不利孺子心，同门师弟计全贞，戕师出走落山林。一对璧人，雌雄扑朔，辣手每惩淫。

子母神梭为友覆巢

鬼门关尝敌，北三河决斗，豹爪青锋各逞强，正难分上下床。忽来官军捕盗，火云庄成一团焦，子母神梭为友倾巢。一豹三熊愤火中烧，投书告密，献赃嫁祸，恨难消！

镖师棹舟月捞赃

献赃之计毒且狡，黑沙掌盗换盗札谋更巧。镖师纷临射阳湖，寻赃勘密图。棹舟捞月，水底拾金，廿万盐镖十获八九；詎意官军来掣肘。豹子衔愤犹未走！